



晚
华
文
萃

快活的 风雪

刘畅园◎著

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快活的风雪

刘畅园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快活的风雪 / 刘畅园著. — 哈尔滨: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 2016. 12

ISBN 978 - 7 - 207 - 10924 - 8

I. ①快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06012 号

责任编辑: 吴英杰

封面设计: 鲲鹏

快活的风雪

刘畅园 著

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

邮 编 150008

网 址 www.longpress.com

电子邮箱 hljrmcbs@yeah.net

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 7.625

字 数 200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07 - 10924 - 8

定 价 2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(0451) 82308054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、赵景波

雪松的气质

——《晚华文萃》总序

迟子建

从年轻的时候起，我就喜欢看夕阳。夕阳里有诗，有画，有音乐。

那北方的夕阳，无论是在森林、原野还是江河之上，西沉时分，总是高昂着头，将金色的余晖，涂抹在山水之间。让山披上彩衣，让河扎上金腰带，让树成为燃烧的蜡烛，让江河中往来的船只，成为水上的华丽宫殿。

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，收入此辑《晚华文萃》的黑龙江作家，正值盛年，他们根植黑土，聆听雪花的声音，以蓬勃的创作力，写出了一部部脍炙人口的作品，激励着我们这些后来者。当我年过半百之后，这些为黑龙江文学做出卓越贡献的作家们，已是晚年。我做作协主席这几年，最愉悦的时光，就是每年夏天和老作家们，在碧草蓝天下的一次相聚。在哈尔滨近郊远离尘嚣之地，听他们朗诵诗句，也听他们歌唱，让我再一次接受文学的洗礼。春节前冒着严寒去老作家家中走访时，他们总会早早备下热茶、水果，为我们祛除寒意。那些关切的话语，每每忆起，总是心生暖意！

编辑出版一套老作家的丛书，一直是我们作协领导班子成员

的心中所愿。我们要将最美的夕阳，做永久的镶嵌！这套文萃题材不一，体裁不同，由老作家自编自选，他们的作品体现出的民族使命感、家国情怀，他们的文字散发的独特艺术气息，是这个商业化的文学时代，永不褪色的珍宝，闪烁着水晶般的光泽，散发着高贵的气质！我们按老作家的年龄，由长及“幼”来排序，共十卷。最年长者虚岁九十，最年“幼”者，也虚岁八十了！黑龙江文坛后人，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。

黄益庸以其富有真知灼见的文字，始终关注文坛思潮和龙江作家的成长；王忠瑜的《鹰击长空》和《赵尚志》深深感染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读者；中流富有激情的诗作，是一杯文学的醇酒，芬芳四溢；郭先红在《征途》过后，依然在文学之路上，留下坚实的脚印；赤叶富有哲思的诗文，是一束免于心灵饥荒的沉甸甸的稻穗；陈碧芳大气沉实的文字，不让须眉；刘畅园是不老的诗歌女神，她一生徜徉在自己的诗园中，以其清新隽永的文字，为读者所爱；鲁秀珍饱含深情的散文，典雅秀丽，自成一家，如她漂亮的白发，散发着月光般的光泽；屈兴歧到了晚年，创作力旺盛，笔锋尤健；门瑞瑜写出《雪国绿》《漠河白夜》等散文名篇后，依然笔耕不辍，文思飞扬。

黑龙江这些老作家，有几位曾在《北方文学》做过编辑和领导，如鲁秀珍，黄益庸，陈碧芳，门瑞瑜，他们甘愿为人做嫁衣，其实以他们的才华和笔力，如果当年少为作者付出一份心血，他们的文学收成，将会更加丰硕，他们也因此赢得了作家们永久的尊敬！

为我所敬仰的作家老师的书做总序，我心怀忐忑。一是觉得自己资历太浅，不配；二是觉得笔力不够，怕辜负了他们。好在老作家们都很支持我这个在他们眼里还年轻的作协主席，我相信以他们的胸怀和品德，一定会宽宥我文中的不足之处。我权且把此文，当做写给老作家们的一篇习作吧——给我及格就行。

我非常喜欢俄罗斯著名画家希施金的《在遥远的北方》，这幅画是这位伟大的风景画家，为莱蒙托夫的诗作《在荒野的北国》所作的插图。在北方的山崖上，在苍穹之下，屹立着一棵雪松，它披挂着珍珠一样的白雪，也披挂着银色的月光，庄严大气，沉凝雄厚，就像一支不屈的笔，在天地之间，书写着历史、现实和未来。“晚华文萃”中的黑龙江老作家，他们沧桑的经历，不老的情怀，不倦的笔，恰似这棵雪松，傲然挺立，光华永远！

目 录

雪松的气质……………迟子建

引 子……………1

第一章

- 1 牧人小屋……………9
- 2 冰上捕鱼……………14
- 3 月亮泡……………22

第二章

- 1 奇怪的钓鱼人……………26
- 2 渡口……………30
- 3 新鲜事业……………37

第三章

- 1 清亮亮的鱼池……………40
- 2 长江的小鱼苗……………46
- 3 美丽的繁星……………51

第四章

- 1 公社的紧急会议……………56

- 2 网……………60
- 3 秋风秋雨……………68

第五章

- 1 这朵花一定会开……………78
- 2 何祥与姜贵……………85
- 3 王书记,你有钱吗? ……………90

第六章

- 1 月黑头的夜晚……………94
- 2 饵料! 饵料! ……………104
- 3 山河镇……………112

第七章

- 1 张海义走了……………117
- 2 浓雾里的桨声……………122
- 3 捧着金碗要饭吃……………130

第八章

- 1 抽水机在吼叫……………139
- 2 午夜……………151
- 3 小伙子,还想烤火吗? ……………156

第九章

- 1 只有九分钱……………162
- 2 先遣队……………166
- 3 挺进鸭嘴湖……………172

第十章

- 1 鱼都去哪儿了?180
- 2 冤家路窄.....183
- 3 意料之外.....187
- 4 鱼! 鱼! 全是鱼!201

第十一章

- 1 森林内外.....206
- 2 长长的爬犁队.....210
- 3 快活的风雪.....216

我与诗——代后记.....225

引 子

1945年9月，松嫩平原茫茫的大草上，一匹瘦马，拉着一挂破旧的花轱辘车，疲惫地迈着步子。马车后尾挂着一个洋铁桶，咣啷咣啷地晃悠着，单调的响声在草原上传出了很远很远。

赶车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，清瘦的脸上刻着饱经风霜的皱纹，但那又粗又黑的眉毛下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并不显苍老。车上坐着个年轻的女人，女人身边依偎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，女孩睡了，一床小破棉被刚刚能把她盖住。

荒凉的大草原，无际无涯，无人无烟，唯一有人气的东西，就是车轮下这条刚刚能看出车辙的路，在野草掩映中、蜿蜒蜒蜒地伸向草原深处。

老汉赶着车，走在荒芜的路上。一只兀鹰飞来，跟着大车盘旋了几圈飞走了。一排南飞的大雁，在大车上空嘎嘎地叫着飞了过去。

花轱辘车像只小蚂蚁，不知疲惫地在荒原上爬着。

太阳西斜的时候，大车来到一条大江边，滔滔的、白亮的江水横在前面，挡住了去路。车停下了，车上的小女孩醒了。

“爷爷，到了吗？”小女孩腾地从车上跳了下来。

这时，草原的红日正徐徐下沉，余晖把草原、瘦马、破车全都染红了。小女孩微微地张着嘴，瞪着黑亮的眼睛望着那轮又大又红的落日，突然转身向老人欢喜地喊道：

“爷爷，看，大红球，通红通红的大红球！”

老人一边卸车，一边纠正孙女：“那不是红球，是太阳。”

“我知道是太阳，可它像个大红球，掉到草棵里去了。”

“是啊，太阳掉了，天快黑了，该做晚饭啦。”

年轻女人从车后摘下洋铁桶，招呼着小女孩：

“来，别磨爷爷了，跟妈打水去。”

女人一手拎着桶，一手拉着小女孩，向江边走去。

打水回来，老人已在车旁拢起了篝火，一缕柴烟笔直地升向天空。女人拿出吊锅架在火上，抓出两把小米，淘了淘，又捏出一把盐，和米一同放进锅里。这就是全家的晚饭了。

女人做饭时，老人去遛马，回来时手里拎着一只野鸡。小女孩见了高兴地扑过去：“野鸡！野鸡！”

老人笑着说：“该着我孙女有肉吃，老鹰抓到还没动嘴呢，就叫我吓跑了。”

女人瞅着老人手上的野鸡，叹息地说：“爹，咱要是还有枪，这一路上也不会总喝粥了。”

“是啊，打猎的没了枪，得从老鹰嘴里抢肉吃了。”老人朗声地笑着招呼孙女说：“爷爷给你烧烧吃。”

小女孩跟着爷爷忙乎起来。祖孙两人挖土和泥，你一把我一地把地将野鸡糊成了一个泥团子，丢进了篝火里。瞅着火里的泥团，小女孩高兴地扎撒着两只泥乎乎的小手让妈妈看。

爷爷的大泥手抓起了孙女的小泥手说：“让它在那儿先烧着吧，咱洗手去。”

洗手回来，小女孩守着篝火，两眼忽闪忽闪地盯着火里的泥团。渐渐地，泥团烧干了、裂缝了、吃吃地冒气了，一股肉香袅袅地飘逸出来。

小女孩舔着嘴唇，扭头瞅着爷爷：“熟了吧？”

爷爷笑着说：“快了，快了。”

女人扑哧一笑，说：“馋得像个猫。”

“我不是猫，是大老虎！”

小女孩说完，调皮地张嘴学老虎的吼声扑向爷爷怀里。

吊锅里的粥咕嘟咕嘟地开了，女人从车上拿来了碗筷。老汉用木棍把泥团子从火里拨拉出来。泥团子冒着热气，吱吱响着，一股浓郁的肉香直冲人的鼻孔。老汉用木棍轻轻地敲了敲，泥团子“扑”的一声裂开了，他用手一剥，一只光溜溜、热气腾腾的烤鸡露了出来。

老汉对小女孩说：“老虎，吃肉吧！”

夜幕从江面缓缓升起，烟雾一样向岸上漫过来，一家人围着篝火吃完晚饭，女人收拾了碗筷，又去大车上拿来一支长烟袋，装好一锅旱烟递到老汉面前。

老汉接过烟袋，把烟锅凑到火苗上吧嗒吧嗒抽着了，舒服地吐了一口烟。

“爷爷，咱们怎么还不到家啊！”

“快啦，别着急。”

“爷爷，爸爸到家了吗？”

“他要是能坐上火车，早就到了，等咱们到家，他把房子都收拾好啦。”

“那，明几个咱能到家吗？”

“哪能那么快呢，咱来时，坐大闷罐车，一个劲地跑，还跑了几宿呢。”

“啥叫闷罐车？”小女孩疑惑地问爷爷：“罐子里还能坐人么？”

老汉沉闷地吐出一口烟，不作声了。

女人连忙拦住了孩子，让她别再缠磨爷爷，上车睡觉。

“不嘛，我和爷爷睡。”

小女孩撒娇地依偎着爷爷。

“好，和爷爷睡。”

老汉把她抱起来，在车下背风的地方，铺上一条装干草的麻袋，把小女孩放在上面。车上的女人递下那条小破被子，老汉接过来替孩子盖好，又把车轮子外边透风的地方用草堵了堵，这样，车底下就是一个挺暖和的小窝了。

草原很快黑下来，刚才还朦朦胧胧的四周，一下子全罩在夜雾里，只有一堆篝火燃烧着，照出了一对支棱起来的车辕子，和车旁那匹睡眼迷蒙的瘦马。

小鸟睡了，秋虫也不叫了。草原静悄悄的，只有哗哗的江水拍岸，和水中大鱼搅水的声音。偶尔，远处什么地方还会传来一两下这荒乱年头特有的枪声。

星星一颗一颗地亮了，但星星再多也照不亮草原沉沉的夜。老汉坐在篝火旁，吧嗒吧嗒地抽烟，身边放着一把闪亮的镰刀。每天晚上，他都是这样伴着篝火守夜，直到天快亮时才靠着车轮子打个盹。

突然，江边传来一种声音，老汉警觉地侧起耳朵。像是有什么东西从江里爬了上来，接着就是窸窸窣窣柳毛子的响动。

老汉放下烟袋，抓起镰刀。

一个黑黢黢的人影从柳毛丛钻了出来。

“谁？”老汉喝了一声。

“大爷，让我烤烤火吧。”

随着声音，一个水淋淋的年轻人出现在篝火的光圈里。他浑身颤抖着，手里还拎着一挂渔网。

“快过来！”老汉放下了镰刀。

年轻人到火堆旁蹲了下来，哆哆嗦嗦地伸手烤火。他的脸色冻得青白，但一双眼睛还带着孩子气。

老汉怜惜地叹口气，脱下披在身上的狗皮大褂递给他。

“脱下衣服烤烤吧，这样要冻坏的。”

“谢谢大爷。”年轻人接过去，换下了湿衣服。老汉帮他拧干了，放在火上烤。

“打鱼的？”老汉瞅着他身边的渔网问。

“嗯。”

“咋弄成这样？”

“有仇人追我，我是从那岸凫水过来的。”

老汉惊异地瞅着他。这人还是个孩子呢，这么黑的天，这么宽的江，水急天冷的，什么仇人能逼他跳进大江里。

年轻人看出了老汉的惊异，叹了口气，诚实地对老汉讲了自己的经历。他说自己六七岁就死了妈，跟爹在“网户大”上打鱼，“网户大”只给爹一个人的工钱。直到他十六岁那年，干活早能顶个大人了，可“网户大”还不给他工钱。爹就去找“网户大”，可“网户大”说他白吃了八九年的饭，还没算饭钱呢。爹急了，就和“网户大”吵起来，不想“网户大”抄起砍钩就把爹砍死了。拉网的叔叔大爷们帮他埋葬了爹。他趴在爹的坟上哭，边哭边发誓，一定要报这个仇。可他一直没有机会报仇，直到“八·一五”日本鬼子突然垮台了，他才趁乱寻机堵住了“网户大”。像砍他爹一样，把“网户大”砍死了。

年轻人说完长舒了一口气，跳动的火光中，他青白的脸色已经变得红润起来了。

“可‘网户大’有个儿子，听说我砍死了他爹，背着枪从城里跑回来找我。一直把我追到大江边，我躲在那边的柳毛丛里，天黑了才凫水逃了过来。”

老汉一直同情地听着，这时他叹了口气说：“孩子，你是捡了条命啊。这天黑水冷的，咋还带着网？多悬哪，缠住了咋整？”

“没事，我水性好。这网是‘网户大’的，我干了八九年活儿，他得给我工钱。再说了，带着它，我能找碗饭吃呀。”

老汉慨叹地说：“网是渔家的饭碗，枪是猎人的饭碗呀。”老汉也想起了早些年被日本人收走的猎枪。

衣裳烤干了，年轻人边穿衣裳边问老汉，他们这是从哪儿来，到哪儿去。老汉说，他们从黑河来，回宁安老家去。

“回家？那你们也是开拓民吧？这些日子，大兴安岭、黑河的开拓民没少从这儿过。”

老汉点了点头。

“噢，那你们也是遭了不少罪呀！”年轻人同情地望着老汉。

老汉黯然地望着篝火，没有作声。那段开拓民的苦难日子，他不愿再去想。

两人都沉默地守着火堆，不再说话。不一会儿，年轻人困倦地睡着了，老汉也倦怠地打了盹儿。

草原的夜，在熟睡的人们身上静悄悄地滑过，天，蒙蒙地亮了。

“老头，起来！”

朦胧中，老汉觉得有人在捅他，猛地惊醒过来。

一个人端枪站在他面前。

坏了，怎么睡得这么死。老汉慢慢站了起来，望着那人。

“看没看见有人从江里爬上来？”

那人凶蛮地用枪顶了顶老汉的胸口。

老汉瞅着那人，明白他是谁了，镇定地摇了摇头。

“那他是什么人？”

那人又用枪指着皮大褂下仍在酣睡的年轻人。

“我儿子。”老汉淡淡地说。

“你儿子？”那人不相信地撒模四周，看见了车旁边的渔网。他过去用枪翻了翻，转身把枪口又指向了老汉，叫道：“哈，你这老

杂毛,还想糊弄我!找死吧?”

他的话音刚落,突然“噉”的一声跳着抬起了一条腿,腿下拖起了一个小女孩,原来,小女孩的嘴死死咬在了他腿上。

老汉乘机飞起一脚,踢掉了那人手中的枪,紧接着又是一拳,重重地击中了那人的下巴,那人哼了一声栽倒了。

睡在车上的女人醒了,惊叫着扑到女孩身上。地上的那人慌忙地爬起来,向大江边逃去。

这时,沉睡的年轻人才懵懂地坐起来,问出了什么事儿?

老人捡起了地上的枪说,你的仇人人寻来了。

年轻人望着江边还在晃动的柳毛丛说:“我的仇已经报了。我俩没见过面,谁也不认识谁。以后我走得远远的,改名换姓,就井水不犯河水了。”

这时小女孩挣脱了妈妈的怀抱,扑到爷爷身上:“爷爷,我看见那个坏蛋要用枪打爷爷,就狠劲地咬了他一口。”

爷爷高兴地抱住了孙女说:“真还亏了我孙女呢。”

年轻人也感激地说:“小妹妹,是你救了我的命呀!”

天大亮了,女人又架起吊锅煮粥。年轻人和他们一同喝过了粥,趴在地上给老人磕了头,又深深地给女人鞠了一躬,最后转过身来对小女孩说:“小妹妹,老天爷保佑你长命百岁吧。”

告别后,年轻人背上网,顺着大江,走远了。

大车也上路了。

小女孩坐在车上,高兴地说:“爷爷,这回你有枪啦!”

“是呀,有枪啦。”

一支日本造的,崭新的小马枪放在车上的干草里。

“爷爷,这回咱们不用从老鹰嘴里抢肉吃啦!”

“不用啦,一会儿爷爷给你打只黄羊吃,那肉才香呢!”

祖孙两人说着笑着，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，鲜亮的霞光染红了大草原。

“爷爷，大红球钻出来了！”